

# 研究成果

## 「族群史研究」簡介：族群、歷史與當代社會

詹素娟（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）

台灣史研究所的研究陣容，不但在研究時空上涵蓋荷西、清領、日治及戰後等時期，更在歷史學之外，涵括人類學、地理學、建築學、政治學等學科，俾使該所具有學科對話及科際整合的條件，因而凝聚出社會經濟史、殖民地史、族群史、文化史及環境史等五個研究群，做為學術研究的推動重點、研究發展的方向。其中的族群史研究群，長期以來在古文書的收集與整理工作上、論著質量與議題的原創上，都有令學界肯定的表現，甚至扮演著引領學術風潮的先行角色，特於此簡介族群史研究群的研究主題與重要成果。

本所族群史研究群召集人為施添福研究員，成員包括莊英章、洪麗完、張隆志、黃蘭翔及本人。我們不但學科背景大不相同（有歷史學、地理學、人類學與建築史），且在研究理想、思考方式、切入重點及活動領域上也有差異，從表面上看來，似乎有點南轅北轍。不過，我們會聚焦在「族群史」的研究範疇，是因為在各自的研究中「共同」看到、「意識」到：無論從現實面或學術面，「族群問題」是攸關台灣史發展動力的極重要的議題。從歷史上到今天的台灣社會，無時無刻不切身關係著所有台灣住民的生活、情感、歸屬與認同，甚至可以影響歷史發展的方向，而這些正是台灣史研究者，絕對需要正面去對應的研究課題。

由於「共同看到」這個前提，所以我們都不約而同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，處理部份「**台灣歷史脈絡中的族群問題**」。舉施添福研究員而言，自1987年提出「原鄉論」，分析族群性與空間分佈的關係後；接下來的「國家剝削論」，則分別處理「重役」、「重稅」對「熟番」的雙重剝削，及清廷如何藉由土牛界進行三層制族群空間配置；近年來的地域社會研究，也仍然關注內山邊區的族群關係對地域社會的型塑。這些研究，最主要是把「空間」、「環境」和「國家」的角色帶入台灣的族群史研究，並提供不同視角以理解台灣的族群史。洪麗完助研究員對中部各平埔族群（如巴宰、拍瀑拉、巴布薩等）的研究，已建立完整的歷史圖像；我們今天想要對中部各族的歷史脈絡有所瞭解，不能不讀她的著作；而其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特色，是將古文書淋漓盡致的應用在族群史研究上。張隆志助研究員最主要的貢獻，在於以一系列「研究史」角度出發的論文，指出族群史研究在理論結合與運用上的願景，並不斷強調除了建構歷史圖像外，還應追尋的研究企圖。黃蘭翔副研究員以一個建築史學者而言，總是藉由眼睛看得到的建築實體，打破砂鍋、追根究柢的探索已經湮埋在歷史雲霧中的「文化脈絡」；所以，他的台灣閩粵建築、日本移民村日式建築與蘭嶼達悟族建築等研究，都在「族群的文化脈絡」裡找到新的觀點。至於莊英章前所長，關注的是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客家議題。這幾年來，他一直在新竹、苗栗等客家地區進行田野調查與資料收集，以探討客家拓墾史，尤其是家族與宗族組織及祖先崇拜議題，最後再藉由客家與福佬在差異、類同上的比較，討論「什麼是漢文化？」。本人的研究，一方面是企圖重建從史前到當代的時間軸中，「漢」與「非漢」兩大人類分類的成立與變遷，及他們的空間分佈與國家政策的互動關係，主要例證是以大台北地區的凱達格蘭族，蘭陽平原與花東地區的噶瑪蘭族為主；另一方面是，則是藉由這種由「不同時間的分類」與「不同空間的分佈」交錯出來的複雜關係，建立台灣經驗的族群理論意涵。

雖然我們研究對象有南島民族、有漢人的福佬與客家，研究區域也因應研究對象的分佈差異而有所不同，但其共同性是：都把研究中涉及的族群議題，置放在「歷史發展的脈絡」裡討論。因為，儘管在世界上許多地區或國家的社會內部，都含有和台灣一樣豐富的多族群內涵；卻很少有一個地方像台灣這樣，在緊縮的時空下歷經多重殖民的壓力，面對不同國家權力對族群政治的操弄，導致族群問題特別關乎台灣史的演變與解釋。對台灣來說，無論是國家的族群政策、各族群之間力量的消長、歷史演變的動力，及他群／我群之間的區別、衝突與交融，都不能抽離歷史脈絡來理解；這種研究角度，既突顯台史所「族群的歷史學研究」與其他領域不同的特色，更反映在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熱潮洶湧的「平埔研究」上。

本所的族群史研究者，可說是國內平埔研究領域中致力最深、影響最廣、成果也最豐碩的主要學者。早在 1988 年的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時期（本所前身），即匯聚了民族所的潘英海副研究員、本所的翁佳音助研究員與本人，並共同編輯、出版《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》。1992 年 10 月成立的「平埔工作會」，也是以田野研究室的人力為核心，藉由每兩個月一次的報告討論凝聚學院內外的研究者，吸引新生代研究生及平埔後裔等多人的參與活動，對平埔研究的推廣與深化產生了關鍵性的作用。平埔工作會的運作，終於在 1994 年開花結果，舉辦了國內第一次、也是本所成立後的第一個學術研討會，並在次年出版了國內第一本以平埔研究為中心的學術論文集。而自 1994 年首開其端，1996、1998、2000、2003 年接續其後，更連續舉辦了五次平埔研究學術研討會，本所人員或主辦、合辦，或參與規劃、發表論文，一直是重要的推手。94 年 11 月 24 至 25 日將召開「國家與原住民：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就是本所在這個脈絡下擴及更多族群歷史、更廣大地域空間的研討活動。



平埔研究的熱力對學術、社會文化、教科書編纂及族群認同的衝擊與影響，大部份的台灣民眾都可以描述與感受。在現實生活上，藉著歷史記憶的更新，許多人「發現」、並「宣稱」自己是「平埔後裔」；而在官方主導的政治文化活動中，改路名、委託調查、出版各種相關書籍等，也成為時新的「施政成果」。噶瑪蘭族透過一連串復振運動，終於正名為原住民族之一，則是最具體的成就。平埔現象，不僅與當代原住民運動合流，更大的意義是：平埔的意涵，具有全台灣——特別指向許多原來自視為漢族的人群——的普遍性，其影響力衝擊了大多數人的族群意識，使台灣人在詮釋與建構的灰色地帶之間，不自覺又進行了一次族群的「再分類」。

雖然本所的族群史研究並不限於平埔族，但平埔研究的歷史學主力確實在本所。雖然歷史研究與歷史記憶的辯證關係，誘發了當代社會族群歸屬與認同間的多面性；但無論風潮如何熱烈，繼續冷靜的從事研究，探索台灣史上的族群競合與互動，主張尊重差異、包容異己，是我們必須一直堅持下去的路徑。